

履痕

每次打江南走过,喜欢到运河边坐坐。因为很少在冬天时去,这流淌千年的运河,在我印象中总是一川烟草年年绿,两岸垂柳赋深情。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,依然是吹面不寒杨柳风。

不久前,我又来到杭州的运河边。游人三三两两,走走歇歇,观赏拍照,或者就是吹吹这古运河的风;河面宁静,偶有货船、游船经过,水波荡漾,脉脉的流水深情书写着岁月。

人们常说:在中华大地上有个“人”字,一撇,就是长城,这一捺,就是大运河。捺画的关键所在,看捺脚。按照书法家的说法:捺不是写出来的,是停出来的。这话是有道理的,要写好捺画关键在于最后要停驻一下再慢慢出捺脚。这捺脚并非干净利落一脚踢出,停驻的瞬间是在蕴蓄力量,捺出的同时又在往回收,洒脱奔放里却又有道不尽的含蓄蕴藉。京杭大运河最后一段杭州段,便是那

食事

酱油水

□邱建岩

父亲当年捕鱼捉蟹。新鲜的大尾的卖掉后,总会剩些没人要的。这些东西煮一煮,就是家里配餐(粥)的“杂鱼咸”。

这杂鱼咸里,无奇不有,有名的:巴浪、赤九、象耳、秋哥、白力、红斑、土过、鹦哥、狗鲨、金钱仔、丝丁鱼、打铁婆等,还有至今叫不出名头的。之外还有舍不得丢掉的海螺、狗蚌等,有够杂七杂八。

对这日复一日的“咸”,我从未有过好感,经常闹别扭。所以有时私舀一两匙白砂糖或黑糖,碗里搅搅,于我就是最美味的甜糜。若是米饭,就舀点鱼咸水,拌上猪油,也极好入口。因这怪癖,我“北团仔”(外地小孩)的称号不胫而走。而父亲却是另一番情形。

父亲嗜酒,一天两餐,最为看重夜酌。一般烧酒配,常是花生、豆腐等。有了杂鱼咸,他会自己一个碗夹几尾,独坐一边“慢吹”。晚上不出海,喝酒少了顾忌,能喝几个小时。随着酒劲上来,酒话也跟着暴涨,天上地下、本地外地、过去现在、人情世事等等,搅得一集电视剧零零碎碎,我们看得迷迷糊糊。平素敦厚沉敛的母亲,有时忍不住凶他一句:淋酒(喝酒)配话。

父亲确实健谈。厝边头尾,有他在的地方,旁边总少不了一众侃客,男女老少皆有。他干活也是公认的好手。每天少不了两项:下海、起厝(建房子)。他做工细致严谨负责。大家都信他,找他。所以尽管没日没夜地做着,却似乎永远干不完。只是看似坚毅果敢的人,酒喝麻的时候,

“人”字的最后一“脚”,这一“脚”之后,运河便汇入浩浩荡荡的钱塘江,西落与壮阔尽在其中。

大运河有多老啊?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的第一锹土,从扬州的邗沟开始,大运河的开凿与疏浚就没停止过。学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它始掘于春秋,完成于隋朝,繁荣于唐宋,取直于元代,疏通于明清,从开凿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。大运河全长约1794公里,贯通了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五大水系,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、文化发展与交流,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。伴随技术进步日新月异、大型水利工程的投入使用和自然环境的变迁,运河一度受冷落,如今人们更重视的是它的历史与文化遗产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。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,曾经繁忙的漕运水道,修葺整理后,沿河一处处的公园、古镇点缀

青青运河

□王常婷

其间,不见当年的舟楫汇聚、商贾云集,多了游客和休闲市民。

因为大运河途经地区的水源和排蓄条件非常复杂,故其在各段流向并不一致,或向北流,或向南流。只是到了杭州段,它从北到南进入杭州市区,顺着杭州城地势自西向东在此缠绵一小段,便毅然转身向南,流入钱塘江,汇入那汹涌澎湃的钱塘江湖。完成了京杭大运河由北到南(也可以说是从南到北)从江河到湖海的大贯通。

运河最南端的便是拱宸桥,是京杭大运河到杭州的终点标志,所以这边的运河广场还立了个“京杭大运河最南端”的石碑。拱宸桥古时是杭州的北大门,据说当年康熙、乾隆南巡都是从拱宸桥进入杭州的。拱宸桥是杭州古城桥中最高最长的石拱桥,始建于明崇祯年间,几经兴废,在光绪年间在杭人丁丙的支持下重修,大致结构保留至今。

桥上泛黄的石条历经沧桑

车前草

□梦秋痕

车前草留给我的记忆是复杂的,每次与它碰撞都是在我感觉发烧时,伴随苦胆般的一瓢绿汁,在母亲的呵斥声中,声泪俱下地囫囵吞下,在我的肠胃里一番翻江倒海般翻涌,再次被母亲声色俱厉的一声棒喝,生生地堵在喉咙里。随着情绪平歇,这生鲜苦辣的汤汁终于着床,在我体内不断发酵吸收,最后转化为抵抗病毒的卫士,再次把我从病痛中解救出来。

在这一瓢绿绿的汤汁中,除了车前草,还有铜钱草、酢浆草、艾芽、马蹄金、马齿苋等五六样青草。这几样青草并不固定搭配,除了车前草和铜钱草是固定不变的,其他搭配的青草,我感觉它们更像是母亲临时的创意。童年时,母亲总是很忙,她看哪个孩子不舒服了,拉过来摸下额头,然后转身到屋外,或田园边,抓一把青草拿回来洗净。那时家里连个捣药的小石臼都没有,她顺手把青草放在水瓢里,用菜刀把捣几下,再兑上淘米汁或井水,滤出来,然后让我们生生喝下去,过会儿,再摸一下我们的额头,她便安然干活去了。

车前草、铜钱草、马齿苋这些青草药,在乡下总被当作救命草。然而,它们一点也不金贵,房前屋后,四周田园特别多。车前草,乡下老宅的石头埕上多得是。车前草特别好认。每一株车前草都从根部抽出许多叶片,叶片椭圆形菠菜叶,最明显的每株车前草高高竖起一根或多根的花穗,每棵花穗都像一根高高举起的小鞭子,招摇得很。每次去老宅,发现那石头埕上的野草就会顺手拔掉,但艾草、马齿苋、车前草总会被区别对待,家人总会把它们留下,耐心等它们长大些再拔起来,晒干,留用。

长大后,我明白车前草的诸多益处,偶尔也炖汤来喝。奇怪的是,它并没有童年时那令人难以接受的苦胆般味道,反而显得清淡,就像水煮淡竹、笔仔草一样,几乎是无味的,完全可以当清茶饮。仔细一想,童年时,母

却依然坚固。它们见证了中国最耻辱黑暗的岁月,却始终沉默而刚毅,一如这个民族的性格,牢牢地扎根在这块土地上,渡着南来北往的芸芸众生。桥下的流水,枯荣有度,逝者如斯,却一年比一年清澈澄碧。尽管游人如织,水流汹涌,石缝间,仍有细细的野草偷偷探出头来,翠生生,和运河水一样,在阳光下闪着光。

子曰:“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”百姓拥戴实行德政的统治者,这是否就是拱宸桥名字的寓意?江山社稷,为政是否以德,绿水青山知道,桥上的星辰日月如织,青青河畔草也知道,运河的兴废衰荣可以见证。

前一夜,在乌镇白莲塔上,看到苍茫月色下,静静运河上,有货船罩着深蓝雨布,沉默地驶过,似乎已是行驶了千年,无限苍凉。今日桥下行过的,可是昨日的船只?

如果可以,就让我化身为运河里的青荇,油油地在水底招摇,桨声灯影里,欸乃一声,跟着山水绿了江南。

亲生爹把它们捣烂,把它们的叶绿素、苦汁都洗在水中,让我们生食它们,所以才会这么苦。上次朋友相聚,其中有道特色菜——水焯茶芽,一尝,感觉有一股难以接受的清苦味迅速占领味蕾,但再忍耐几秒,回味一下,茶叶那特有的回甘就涌上舌尖。我终于弄明白,母亲的青草汁就类似这道茶,而平日里的青草药汤,就像泡出来的茶汤,它们在晒干后煮汤,这等于“重制”了一遍,自然也少了许多苦涩。

我始终有个疑问,为何艾草、鱼腥草母亲经常让我们吃,但车前草却从不让我们多吃,非得生病了她才会让我们吃它。前阵子,我回家问母亲,母亲说,车前草性寒,那时家穷少油水,常吃怕人受不起,弄坏肠胃。看来,母亲对她经手的青草药真的比我们了解得都要透彻,看似忙乱地抓一把回来兑汁给我们喝,其实她心中都有数。

车前草有消炎杀菌、利尿、止咳、明目、润肠、口腔溃疡等诸多疗效,还有人用车前草煮水喝降血压,一株车前草差不多就是家庭半个常备药箱。现在日子好了,常有人用乡下青草药来当保健品,车前草又成了城里人的紧俏货。侄儿尿酸偏高时,他每次都熬车前草喝,连喝几天,他的尿酸就不高了。嫂子患有结石,她常年都备有车前草,想起它时,就熬一锅来当茶饮,十多年下来,她的结石居然也没再犯。乡下许多青草用途并非一成不变,在不同地方各有侧重,谁也说不清它的全部药性,更多的是家族集体记忆。许多青草药都是常试常新,总有惊喜,它的药用价值还在不断发掘中。

乡情

福建省首家村级刊物《溜江乡讯》自创刊至今从未断刊,始终鸿雁般传递着海内外的乡音乡讯。

海岸线不远处,三位下南洋讨生活的好兄弟怀揣着故乡“乌蓝血迹”盖筑而成的美丽庄园“聿见海”别具南洋风情。尽管他们没有回乡居住,其后人比邻而居不是一家人胜却一家人,早已成为海内外乡亲的一段佳话。

每一棵树下都有远行的故事,每一段跼音都是乡愁的回响。牛尾塔就这样静静地拥抱海岸蓝天,指引着家乡的航向。有根之榕把枝虬伸向远方,如巨大的手掌托住流转的时空,让新的生命继续朝着家乡生长。

乡村名片 溜江村

晋江金井镇的著名侨乡之一,地理人文风貌独特,有“溜江八景”等遗址胜景,是福建省文明乡村、乡村振兴试点村。



扫描二维码欣赏更多征文活动作品

保护乡村文化 留住美丽乡村
……主题征文比赛
主办单位: 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泉州晚报社

故乡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,永不老去。每个农村长大的孩子记忆深处,都会有这么一棵树,树下有无忧孩童的嬉戏欢笑,青春少年的敏感多情,更有亲朋好友摇着蒲扇的温情低语。

在溜江,缓缓转动的风车,蓝天白云下的礁石和小岛,偶尔飘过的小船,都是一幅幅曼妙美景,“溜江八景”更是远近闻名,而在乡人心中最倾心萦牵的还数“古塔孕榕”。

无尾塔,又名牛尾塔,据说建于明万历年间,最初塔形尖尖,好像一根毛笔,左前方有一石头形似官印,是村里公认的风水宝地,明代蒋德璟曾在塔前建房子居住,入仕后官至相国。后来塔尖被一拆为二。许是塔中有一圆洞,口朝东南,离海边只有300多米,当有一定强度的风力通过圆洞,就会发出“呼呼”叫声。聪敏的渔民捕捉到不同风向的风吹过,响声不同,便据此来推断海上天气,决定是否出海,这塔于是成了渔民的“救命塔”。

潮起潮落,这座古塔伴着风声涛



溜江村的海阔天空(蔡丽卿 摄)

声、岁月更迭。大约民国时期,不知是怎样一场美丽相遇,一粒榕树的种子悄悄落入塔中,历经春雨夏雷,秋霜冬雪,始终相伴,最终同根共生,相互拥抱。从远处望去,大榕是塔的倾盖,古塔是榕的坚底。

榕树最亲切也最具灵性,当盛夏阳光透过翠叶繁枝,斑驳光影落在屋檐和地面上,偶有微风袭过,所有的热意瞬间被扫空,因此也常被称为榕荫。北宋丞相李纲在《榕木赋》中赞道:“南有巨木,其名曰榕,下蟠据于厚地,上荫摩于高穹,雨露之所霑润,雷霆之所震聳,日月之所照烛,乾坤之所含容。”

凡是有海处多是弄潮儿。清道光《晋江县志》载:“大小溜,外港要口。上至乌洋塘八里,下至龟头汛七里。”溜江东临大海,海岸线绵长,据说有3000多米。恋乡又敢于梯航的溜江人早就漂洋过海,闯

入椰风蕉雨去打拚。于是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:在这个户籍人口不到2800人的渔村,海外华侨有12000多人。

乡情殷殷,侨心眷眷。无论走得多远,溜江的海外游子都像风筝,通过血脉这根线,与故乡紧紧相连。1953年捐建的晋江市第一座新校舍名冠全县。创办的“溜江国家级蒲公英农村儿童文化园”获评“全国十三个农村儿童文化园试点之一”。溜江村里的侨捐设施遍布各个角落,这些慈善义举,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,折射着海外侨胞的家乡情、赤子心。

“勤俭治家之本,和顺齐家之本,谨慎保家之本,诗书起家之本,忠孝传家之本。治家严,家乃和;居乡恕,乡乃睦。”故宅格言一字一画仍是当年石青色,鲜活传递着溜江人勤俭拼搏、向上向善的淳朴民风。1998年由华侨捐办的

每日佳句

喜欢目标,方法就越来越多;喜欢放弃,借口就越来越多;喜欢感恩,顺利就越来越多;喜欢抱怨,烦恼就越来越多;喜欢拼搏,成功就越来越多;喜欢逃避,失败就越来越多。

宗元中国·海丝泉州
泉是好风光
主办: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 泉州市文联 泉州晚报社
承办:泉州市摄影家协会 兴业消费金融股份公司



陈国平摄于安溪城厢镇范德村

秋天的样子

□郭培明



作为晒秋的一种形式,村庄躺在阳光怀里,巷里小狗弱弱的叫声,已经失去了全部的警惕,懒洋洋的空气中,心情交出了陶醉,总得有交出己的时候,盘点一年的收获,说是柿子熟了,日子就甜了。

扫描二维码欣赏更多专栏作品

歇后语

饭桌上的抹布——尝尽了酸甜苦辣
水底下推船——卖力看不见
茶馆里聊天——想到哪儿说到哪儿
钢丝穿豆腐——别提了
七个人睡两头——颠三倒四

有文化

舍友:“我觉得名字笔画越多,就越有文化。”
我:“照你这么说是李白有文化还是李逵有文化?”

自律和放纵

两口子正在教育孩子。
妈妈说:“什么时候要自律,什么时候能够放纵一下,这个度一定要把握好,老公,你举个例子说明一下!”
这时爸爸说:“去饭店吃饭,点菜的时候就要控制自己一下,这就叫自律;要是自助餐的话就可以放纵一下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